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

第一回 掛彈章一書忤朝貴 謫天山萬里苦風霜

天陰月黑虎夜吼，陣雲鏢鏢雙龍鬥。春風沉醉不知愁，一斛明珠酒一斗。醉臥城西戲馬台，兩行丹詔從天來。據鞍大呼殺群賊，士卒避馬連營開。古劍光芒燭霄漢，殘紅飛濺胭脂馬。征塵亂卷天地昏，生吞小丑作人鮓。歸來塵夢猶未醒，湖山十里依然青。鯨鯢跳波海潮沸，豺狼當道草木腥。西風獵獵破窗紙，走狗已烹狡兔死。奇才淪落古所悲，道路崎嶇安足恃。長江日夜向東流，聲聲嗚咽春愁。夜半推窗發狂嘯，恨不速斬仇人頭。青蓮才調江郎筆，庸俗碌碌不相識。無人能識故侯瓜，誰料天孫工組織。君不見，負書擔橐西出秦，黃金散盡父母輕。

洛陽城外煙塵起，至今此地多愁云。嗚呼！仲連不生荊州死，古來聖賢貧賤起。人生萬事須自為，跬步江山即千里。

這是一首古風，乃是在下一個友人作的。也不必說他的姓名出來，只把他的出身際遇，略略的鋪敘一回。借他作一個開場的影子。在下這個友人，本是貴介出身，中年落拓，性情豪伉，才調風華。卻是時運不濟，文章憎命。十年奔走，難遇孫陽；一曲凌雲，不逢揚意。吳門風雪，傷心伍氏之簫；燕市悲歌，誰聽漸離之築？蘇秦金盡，阮藉途窮；揚州杜牧之狂，太白西川之痛。辜負了一身俠骨，埋沒了萬斛清才。想那造化弄人，真是顛顛倒倒。像這樣的絕世奇才，居然也會這樣風塵潦倒，你想，這一生屈抑，滿腹牢騷，又從何處說起呢？

如今閒話休提，書歸正傳，只說在下這部小說，為什麼把他叫作《無恥奴》呢？這裡頭也有一個道理。在下雖然年少，卻是閱歷十年，遠遊萬里，遇著了好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見過了無數了秦了秦撲撲的人物。那些官場裡頭的奴隸性質，商界中人的齷齪心腸，都被在下看得明明白白，真是無奇不有。好像在下腹中的方寸之地，就如世界上的人類博物館一般。看官們看了在下的書，不要說在下的議論過於刻毒。要曉得現在的官場人物，只曉得拼命的夤緣鑽刺，那裡有什麼愛國的熱誠？

商界裡頭，只曉得一心的積累錙銖，那裡有什麼合群的團體？

差不多就是父子兄弟同在一起，也要極力的擠軋傾排，不遺餘力。你想，如今世界，可還有什麼公理麼？在下編這部《無恥奴》小說，也不是有意罵人。不過是把在下十年之內，所見所聞的人物，所經所歷的事情，合將攏來，編了一部小說。要叫那一班官場中的人物，商界中的富翁，看了在下的這部小說，大家警醒些兒。擊海回頭，危崖勒馬，不要甘心做那無恥的奴才。這便是在下做書的本意了。在下做到此處，便有人問著在下道：「你這部小說叫作《無恥奴》，是演說那些無恥庸奴的現狀。但是據我看來，現在中國的二十二行省，大半都是這一種無耳無目無血無氣的人。你要把他們這班人物，一個個的都要形容出來，只怕你閉戶十年，著書萬卷，也說不盡這許多。」

在下聽了，就回答他道：「天地之大，這樣魑魅魍魎的人物，那裡形容得盡許多？不過就著在下一身的所見所聞，鋪敘一番，給你們大眾看官聽聽。」

只說江蘇常州府地方，在乾嘉年間，出了一個有名氣的才子，姓江，名謙，表字南山。少年喪父，家計清貧。幸虧他的太夫人，教養兼施，紡績佐讀。這位江南山先生，少年時卻是極肯讀書，後來長成之後，應試登科，鄉會聯捷，殿試又是第三，點了一名探花。在京城裡頭，頗頗的有些名氣。一班大老們，都甚是器重著他。無奈江南山雖然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翰林，卻是生有傲骨，從不肯低首下心的趨奉人，更兼性情方鯁，意氣縱橫，一班翰林院裡的同年，見了江南山的影兒，也有些耳鳴頭痛。大家都趕著江南山，把他叫作冰人。那時的掌院學士，是個旗人，也不是什麼有名人物，見江南山一付冷冰冰的面孔，見於他的面，不過是打上一躬，不肯格外趨奉，心上便也有些厭惡著他，時常在裡頭軍機大臣面前，說這江南山的壞話。從來俗語說的「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」，那些王爺中堂，聽得這位掌院老師常常說他的壞話，心上便也記得了這樣的一個人。剛剛事有湊巧，這江太史不知為了一件什麼事情，上書言事，洋洋灑灑的一大篇議論，約有三萬餘言，想必是譏彈朝政，觸了當事的逆鱗，競把江南山的一封稟帖，進呈御覽，還附了一個參摺，重重把他參丁一下，說他大逆不道，請旨嚴懲。也不曉得江太史的這封稟上，倒底說些什麼。江太史自己秘密萬分，又不肯給人觀看；內廷裡頭，又沒有把他這一個稟揭發抄。

在下做書的人，卻實在不曾曉得，只好付之闕如的了。那一班軍機處的王爺中堂，雖然和江南山沒有什麼深仇宿怨，卻是已經聽了掌院的先入之言，又看了他的稟帖，覺得他的詞鋒犀利，筆陣縱橫，發揮得十分痛快，一發心中想著這江南山好像是一個素來不安本分的人，所以並在一起，一同發作出來。當下軍機大臣的參摺上去，裡頭是照例軍機大臣的說話，沒有不准的。

見了軍機處大臣的參摺，果然天威震怒，立刻發了下來，著刑部從嚴擬罪。那時的刑部人員，一則見裡頭的殊論嚴切，二則要奉承這軍機處原參的大臣，竟把江南山擬了一個大逆不道，請旨處決的罪名。一個摺片，擬了上去，登時急如風火的批准下來，發到原衙門，遵照辦理，眼見得一位風骨稜稜的新太史，不日就要上那專制政府的斷頭台。

如今按下刑部一邊，再提起江太史來。原來嚴旨下來，發交刑部的那一天，早有刑部司員派了幾個番子手，立時把江南山看管起來，連大門也不許出，就是有什麼同年親友，來看江南山的人，也要用了使費，方才肯放他進去。把守得就如鐵桶一般。也有一班同他關切的人，著實的替他著急，卻又想不出救他的門路來。說也奇怪，倒是這位江太史神色揚揚，不異平日，一些沒有愁悶的樣兒。及至刑部把罪名擬了上去，裡頭立時立刻的批准出來。大家聽了，好似青天白日打了一個焦雷，不要說是一班同鄉親友，替他著急，一個個手腳慌忙，六神無主，就是平日之間交情淡淡的同年故舊，也一個個敬重他的人品，羨慕他的才華，沒一個不咨嗟太息，為他流涕。那些要好些的親友，眼睜睜的看著他，就要身首分離，如何不急？竟有人對著江太史忍不住痛哭起來。江太史得了這個信息，也不驚慌，倒反勸慰他們道：「我前兩天上書言事的時候，早已拼了我這一顆頭顱。大丈夫立於天地之間，何苦要這般怕死？只要死得有些交代，留些死後的名聲，不要冤冤枉枉的送了性命，還落了一個千年萬代的罵名，這便死得值了。況且我一介書生，受恩深重，就是把這條性命結識了朝廷，也是臣子的本分。我承了你們諸位的厚愛，今生報答不來，只好來世再報的了。」

這一番話，說得激昂慷慨，沒有一些驚懼的心腸，別人聽了他這般說法，越發的涕泗橫流。江太史卻一點兒眼淚也沒有，反口占了一首七絕，真是留別他們的意思。這首詩在下做書的卻沒有見過，只記得當時傳誦的兩句詩道：「丈夫自信頭顱好，須為朝廷吃一刀。」聽他這兩句詩，這江太史的風骨，也就可想而知的了。看官請想，這件事兒，可有什麼挽回？不想這江太史命不該絕，偏偏遇著於一位救星。你道這救星是誰？原來是江太史的會試老師，禮部尚書陸宗績，也是個軍機處協辦學士，為人古道，落落可風，向來和這個門生甚是契合。現在忽然曉得了這個消息，倒大大的吃了一驚，連忙趕到內廷，和他設法。對著那原參大臣沈中堂和恪親王兩人，竭力排解，說：「這江南山是個當代名士，萬萬不可殺他。況且他不過是一時拙見，說了幾句狂言，究竟沒有什麼大逆不道的實跡。若一定把他殺了，非但有礙時望，倒反成了他殺身取義的名聲。不如赦了他的死罪，飭下刑部，再議罪名。輕則革職，重則充軍。」

一則激發他以後的天良，二則體恤他讀書的辛苦，叫他有些忌憚，此後不敢再是這樣的信口狂言。你們眾位以為何如？」恪親王的為人，本來不是什麼元奸巨惡，向來和江南山又沒有什麼意見，不過是聽了沈中堂的說話，和他會一個銜，現在聽了陸中堂這般說法，仔細一想起來，果然不錯，不由得便動了個愛才的念頭，覺得自己這件事做得鹵莽了些，便有超豁他的意思。無奈上頭的殊論，已經批了下來，竟想不出一個挽回的法子，又說不出自己誤參的話來。若要聽著他無辜正法，良心上又有些過不去。想了一會，倒覺左右為難起來。幸虧陸中堂見了恪親王這個樣兒，很露著為難的形狀，便想了一個法兒，情願自己上個摺子，竭力保他，又怕一個人孤掌難鳴，再約幾個科道里頭的門生，聯銜報奏，或者挽回得來，也未可知。恪親王聽了，點頭稱是，叫他趕緊辦去。

陸中堂答應了出來，約齊了門生，對他們說知原委，要叫他們會銜合保。那一班門生裡頭，就有膽小的人，遲遲疑疑的，不肯答應，暗暗想：「怎麼這老頭子，今天竟這般背晦，要保起江南山來？那江南山雖然是個有名才子，卻是恪親王和沈中堂特參的人，上個摺子保他，觸犯了上頭的意思還不要緊，要被恪親王和沈中堂曉得了風聲，顯見得是有意和他作對。況且這兩個人，都是軍機處的紅人兒，在裡頭說一聽一，沒有駁回的事兒。像我們這樣芝麻綠豆的京官，只消他在裡頭，把舌尖兒略動一動，立刻就給你出了岔兒。我們也不犯著為著別人的事，結這個結結實實的冤家。

但是無緣無故的，陸老師忽然發起書呆子的脾氣來，不曉得是個什麼道理？老師的吩咐，又不好當面回他。」心上忐忑忐忑的，只顧這般想著，那面上就不知不覺的露了出來。陸中堂明曉得他們的意思，心上十分好笑，便又把恪親王的意思，並自己和恪親王的問答，一齊說了出來。眾人聽了，方覺放心。這樣的現成人情，誰肯不做？非但迎合了軍機處的意旨，而且還得了一個不避權貴的名聲。一個個歡天喜地的，答應了回去。果然做了摺子，聯名呈遞。陸中堂也上了一個保摺皇上看了這兩個摺子，意思便鬆動了些，召見軍機的時候，恪親王又輕輕的說了兩句不痛不癢的話兒，沈中堂心上雖然不願意，見恪親王作了主意，便也不敢多說，裡頭沒有什麼冤家和他做對，這件事情，便不知不覺的鬆了下來。皇上聽了恪親王的說話，登時又發了一道硃諭下來，收回成命，叫刑部另擬罪名。刑部人員也曉得裡頭的意思，便擬了一個「遣戍伊犁，不准收贖」，擬了上去。果然批准下來。刑部裡便派了一個差官，四名番役，把江南山押解登程。說不盡那路上水阻山遙，風餐露宿，也不知吃了多少辛苦。幸而刑部差官，敬重他的品行，不敢得罪他，倒和江南山似朋友一般，路上還不十分吃苦。到了伊犁，到將軍衙門，投名報到。那將軍的性情，又是嚴毅非常，一班遣戍的犯官，初次見他，一定要自己報名，帶刀長跪。以前有一個革職的撫台，為了賄賂的案情發覺，謫戍伊犁，用了一個官銜手本，就被將軍拍著桌子罵了一常以後的遣戍人員，都把這個撫台引作前車之鑒，見了將軍，都是兢兢業業的，不敢怠慢一點。江南山既然到了此間，少不得也要做此官，行此禮了。

正是：天山萬里，蒼茫絕塞之秋；戍鼓連雲，惆悵孤臣之夢。

不知江南山見了將軍，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